

B E A U T I F U L

终身美丽

[英] 凯蒂·派珀◎著 代诗圆 戴 欢◎译

英国亚马逊蝉联20周榜首

让全世界潸然泪下 在绝望中坚强行走

只花了一秒钟，那杯泼向我的硫酸，就把我的人生全毁了

巨痛、惊恐、无休止的治疗、非人的生活……

他毁了我的尊严、容貌，但那些痛苦都会过去，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生活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B E A U T I F U L

终身美丽

[英] 凯蒂·派珀◎著 代诗圆 戴 欢◎译

Katie Piper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终身美丽 / (英) 凯蒂·派珀著; 代诗圆, 戴欢译. -- 武
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2
书名原文: Beautiful
ISBN 978-7-5354-7611-1

I. ①终… II. ①凯…②代…③戴… III. ①自传体
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6980 号

BEAUTIFUL: A BEAUTIFUL GIRL. AN EVIL MAN. ONE INSPIRING
TRUE STORY OF COURAGE by KATIE PIPER

Copyright: © 2011 BY KATIE PIP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bury Publishing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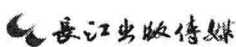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秦文苑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荆州市翔铃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6.75

版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7 千字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虽然有伤,但也无碍美丽

“小心恐怖情人男！”

在新闻报道里,经常出现“恐怖情人男”的身影,对自己的女友暴力相向,甚至痛下杀机;泼硫酸毁容,则是其中最恶毒的手段。

原本有着美丽面孔的英国模特凯蒂·派珀(Katie Piper),在2008年,遭男友林奇强奸,后又被泼硫酸,惨遭毁容。全球每年有上千位女性,被所谓“恐怖情人男”泼硫酸攻击,而她只是其中的千分之一。

一名巴基斯坦的受害女子哀叹道:“只花了一秒钟,我的人生就毁了!”

施暴者是什么样的心态?世界著名整容医生贾瓦德揭示:“如果你对我不好,我就不让你好过,我不会让你死,我会让你生不如死。”他说:“有些人是起于嫉妒心,大部分人因嫉妒而犯罪,这是一种终极家暴手段,我认为这是以一种极端方式进行的家庭暴力。”

是的,在这人性最卑劣的一刻,同样可以激发出人性最高贵的行动。

凯蒂就是这样一位对美丽进行艰苦追求的“英雄”,而她在另外一种程度上,是贾瓦德最得意的“整容作品”。

被泼硫酸毁容,凯蒂的脸、颈、胸部、上臂、手腕及手掌三级烧伤,眼睑和鼻子的大部分被烧毁,左眼几乎失明。三年半,她经历了100多次

整形手术，在一次角膜干细胞移植手术后，她的左眼奇迹般复明。凯蒂·派珀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获得了英国“鼓舞人心女性”奖。

开始的一年半，她接受了 34 次整容手术后，慢慢走出阴影，重新走上电视，勇敢公开自己毁容后的模样，说自己欢笑度过每一天，向已判刑的前男友显示，他可以夺去她的尊严及美貌，却不能带走她的灵魂。

曾经，活在痛苦中的凯蒂，只能通过书信与父母交流。曾经，她绝望地向父母哀求：“杀了我！”曾经，父亲大卫和母亲黛安在医院看到——以前美丽的女儿第一眼后，就沉默了，当时甚至认为，如果她就此离世，可能会更好受。

凯蒂说：“在遭到袭击之后，我不知道我到底是谁了。我的事业和梦想也随即消失。心理上、身体上到处是伤。”

不过，她最终鼓起勇气，面对现实，走出了绝望的人生。

随后，贾瓦德医生开始替凯蒂重整容貌。他首先把凯蒂整块脸皮切割下，利用一种皮肤代替物，重建她的皮肤基础，再把她背部和臀部上部的皮肤移植到脸上。在这场手术后，凯蒂被诱导昏迷了 12 天，体重跌至 38 公斤。

18 个月内，凯蒂共接受了 34 次整容手术。手术效果良好，她的容貌得以重现。

凯蒂重新振作起来：“最初林奇夺去了我的尊严，之后他夺去了我的容貌，但他不能带走我的灵魂。”

曾经，这个年轻的女子是一个模特，却被前男友泼向她的硫酸给毁了。但现在，凯蒂说起她为时尚杂志拍的那些风情万种的照片时，还是难掩喜悦之情。

她身穿礼服，脚蹬高跟鞋，佩戴着闪光的珠宝，在镜头前，展现了她对于重拾美丽的决心。“这些照片，对我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能够当一个模特，并且感觉像一个正常女孩一样，我觉得太棒了。我只是想成为一个硫酸袭击的幸存者，但最后，我却可以做我自己。”她说，“我希望其他毁容的女人们也能看到这些，并且变得更有自信。”

2009年，凯蒂建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用于帮助遭受毁容烧伤或其他伤害的女性。凯蒂说，创立这个基金会和她的康复中心，能够帮助她的生活重新走上正常轨道。

她说：“我的脸很可怕，可是美丽并不意味着必须完美。”

她撰写的这部自传，细致地描绘了这段经历，文笔优美，颇具震撼力。伤残的花，再次怒放。

目
录
MULU

开场白	1
第一章 各种梦的开头	3
第二章 名 望	14
第三章 男朋友	23
第四章 梦魇开始	33
第五章 在恐惧中生活	41
第六章 再见,凯蒂	48
第七章 崩 塌	55
第八章 希 望	67
第九章 面对世界	77
第十章 平安回家	87
第十一章 愈 合	98

第十二章	一步一个脚印	109
第十三章	准备战斗	120
第十四章	独自站立	132
第十五章	幸存者	142
第十六章	独 立	153
第十七章	第二回合	164
第十八章	庆 祝	175
第十九章	第一次约会	185
第二十章	爱的感觉	195
第二十一章	不再隐居	206
第二十二章	搞笑的旧世界	218
第二十三章	新的开始	228
第二十四章	美丽人生	239
鸣 谢		250
关于作者		253

开场白

它只是一面普通的镜子，一个白塑料圆框圈定的玻璃镜，但当我触及它，我的手战栗了。

“淡定，凯蒂。”我的心理医师丽莎慢慢地说道，“首先看你的胸，然后慢慢地逐步往上看，一点，一点地。”

但是我没有完全做到——那绝不可能，那些在我脸上的紫色大斑点，没有改变，我是丑陋的，我的脸会和之前有大的不同？它是红色的，还结着疤，但是这张脸仍然会看起来像我之前那样，对不对？深呼吸，我拿着镜子，决定看我的脸。

突然，这面再普通不过的镜子，让我跌入地狱。

注视着镜中的我，那是我曾经见到的最可怕的视像。

我的皮肤像红色的新鲜生肉，悬挂着，就像屠夫肉铺窗口里吊着的那样。我的眼皮是肿胀的，在它的下面，我的眼球像两个卡通般的地球凸出来。嘴唇又肿又大，像两截香肠，睫毛和眉毛都消失了。我晕眩了，不能接受镜中那张瞪着我的脸。

“那不是我。”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是个什么东西，“他们给我一面坏镜子吗？或者他们给了我一张别人的照片？”

镜子中的陌生人注视着我，我呆呆地坐着，研究着脸上被损伤的每

一小块。我的左眼球看起来呈乳状又不透明，嫩肉环绕着我的左耳朵，起皱的鼻子变成了小土墩，我的脸颊像融进我的头盖骨里去了，下巴融化在像蜡烛般的脖子里面。

我不顾一切地否认和拒绝，眼下的一切被彻底打碎。我再也不会是一个模特和电视节目主持人。我是那个样子吗？就像镜子里看到的那个人？

“不。”我呜咽着，我的胸，因为啜泣而猛烈地起伏。

但是没有泪滴涌出，我被毁坏的眼睛甚至无法哭出眼泪。

“你对我做了什么？”我悲叹起来，“这哪里是我的脸？把它从箱柜里拿出来，立刻还给我。我自己来安装固定起来。”

“这刚开始，不要紧，亲爱的！”爸爸抚慰我。

“你不会永远看起来是现在这样的。”丽莎补充道。

但我听到的只是我的心铁锤般地重击着我的胸，以及大脑里血液奔流的嘶嘶声，它们的声音听起来那么遥远。

我在那里沉默地坐着，但内心一直在尖叫。为我的美貌、被偷去的脸尖叫，但它还是永远地离去了。

第一章 各种梦的开头

金色的塑料教皇头饰，扣在我柔软的头发上，我飞快地披上一件红色的斗篷。

“说茄子，凯蒂。”爸爸通过他的照相机凝视我。

“我不是凯蒂，你说错了，我是女王！”我吃吃地笑，爸爸咔嚓一下按下了快门，“我是国王的双胞胎姊妹，赫赫威仪的公主！”

在我们绿叶茂盛的后花园中，是那明亮的春天的日子，我在那里试穿我的新衣服。

“你能另外再照一张照片吗，爸爸？”我围着我的斗篷旋舞，像一个回教的托钵僧那样旋转。旋舞，旋舞，滴溜溜地旋舞，水仙花和雏菊呼啸而过，变成一片模糊的黄色和白色。即使我只有三岁或四岁，已经爱留下很多我的“玉照”了。

1983年，在汉普郡的一个宁静的村庄里，我出生了，我有一个田园诗般的孩童时期。我的爸爸，大卫，拥有一家理发店，妈妈，黛安，是一位老师。他们爱极了我的哥哥保罗、妹妹苏珊和我。

我们终日像小鬼一样，喋喋不休地在惊魂历险中尖叫鬼叫，在穿衣

打扮上，我大胆而疯狂。我深爱我那套女王的服饰，妈妈的旧衣服，我的女牛仔装束，塑料手镯，闪光的大发夹，带蕾丝边的漂亮连衣裙。“你是如此华丽的小人儿。”当我穿戴上所有的装饰品，从卧室出来，闪亮登场，人们总是会微笑。

往事不堪回首，我是那样得意于看向我的温柔目光，和我永远不断换新衣的“时装表演”。

每个圣诞节，我、苏珊和保罗，都会重现基督诞生的戏剧情景，但我不会让他们充当任何场景的主角，我把苏珊扮成一头驴子，保罗当作一位天使，并用布帘盖在网眼的蚊帐中。而我自己不断扮演各种角色：圣母玛丽亚，圣徒约瑟和耶稣。我的堂姐露易丝充当观众，她也被说服，参加我的游戏。用面粉和水混合，弄得黏糊糊的，我告诉她，我们要假装我在一家美容院里工作，当在她脸上涂上厚厚的面膜，我们总会无法控制地吃吃大笑。

我那些可怜的洋娃娃，我则剪短了她们的头发，她们在妈妈最好的化妆品涂抹下，看起来也太糟糕了，像修剪一新的扮成女性的男同性恋者。

我并非只爱粉红和闪光的玩意。我是爸爸的甜心宝贝，一个行为强势颇似男孩的顽皮假小子，一旦老爸开始着手干活了，我就拿着一个画笔，紧跟在他的脚后，跑来跑去。

我像来自屋顶的一只猴子，在双手吊动中度过许多时光。我骑乘脚踏车猛冲打圈，要是摔倒，从不哭鼻子。相反，我会马上拾起我的自行车，继续猛骑。我带领兄弟们追击路过的校车，要弄那位司机叔叔。我是那个在深水游泳池跳水的人，是在攀登架的顶端跑来跑去的那个

人。害怕从来不属于我，独立、无畏和大胆才是属于我的词。我从不觉得世上有坏人。

数年后，这个小小的人长大了些，那一年我八岁，我是迈克·杰克逊的死忠追随者，稍后成为辣妹组合的粉丝，通过模仿，妈妈和爸爸变成了我的忠实听众。一个午后，我披着金发，在壁炉前开始举办个人演唱会，而旁边，露易丝和苏珊在尖叫，充当超级粉丝。我的光盘驱动器开始伴奏。

我们毫无章法地高声喊叫着歌曲，尽情跑调。但是在自己心中，我可是一个小辣妹，位列英国顶尖歌手的行列。

当我改换行头，戴着雷人的、辣妹的、非洲褐色的发式隆重登场，我对路易丝吃吃地笑道：“你忘词啦！”

“哇呀！”路易丝羞怯地微笑，我们接着又疯成一团。

我们和苏珊一起，趾高气扬地蹿进我们家的每个房间，身上还披着一面联合王国国旗。

“女孩最棒！”我们尖着声音叫喊着，当作歌唱会的结束语，妈妈和爸爸开始鼓掌和喝彩。

弯腰致谢，我的小脸颊因为自傲而发红。我并不渴望像女主角那样出名，只要快乐就好。我品味着他们的微笑，连同使他们快乐的我的智慧。我沐浴在他们温暖的赞美之中。我太年轻，有着各种理想，今天想当军官，明天又想要做一个女警官。就像个乒乓球，从一个嗜好弹跳到下一个。踢踏舞，轻骑兵，童子军，柔道，我带着狂热的傻劲，练习它们，然而就在妈妈和爸爸买来装备和行头之后，通常就没了兴趣，但他们不曾停止鼓励我。

“你能干好你想要干的任何事。”爸爸一直这样告诉我，而且我相信他。我感觉我是不能被征服的，坚定不移的。进入青春期后，我的信心也没有动摇过一次。青春期不会摇动我的自信，身体开始有所变化，我对我的外表变得更清楚了。脸失去了孩童时期的圆胖后，进入“开花期”。“我非常漂亮！”我高兴地想。

在浴室镜子中，检查着我的新颊骨，审视着大大的蓝色眼睛和又大又愚笨的微笑。在小学，我有了许多朋友，在中学我交了更多的哥们姐们。被同伴们包围着，没有任何不安。生活总是哈哈大笑，即使老师在课堂中喋喋不休，因为我活蹦乱跳而总是责备我，或在教室里从书包中偷偷拿出高跟鞋换上。“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只要我们能使她不再那么执拗的话。”可怜的老师总是在晚上的家长会上，对妈妈和爸爸叹息。

那时我 13 岁，每天都很开心，没感觉到任何恶意。很小，我就爱给朋友做头发和化妆，尽管只是用时装杂志附带赠送的廉价口红，或从便利店买来的睫毛膏，我们仍旧经常在一起玩这游戏。每个星期六，我最好的闺蜜蜜雪儿、卡莉、尼凯、威凯和我穿上我们最酷的田径服，盛装打扮一番，和体育教师一起，在他们的带领下，进入最近的城镇里。我们在咖啡屋中坐下来，每人面前点一碟炸薯条，然后一起八卦，一起大笑。

我也会经常参加义卖活动。为了那些野生动物，我甚至更疯狂，不停地“洗劫”妈妈和爸爸柜子里的东西，卖掉，为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筹钱。

有时是家中的旧衣服，有时是网球球拍。没过多久，我们开始谈论男孩子。

“每个人都迷上了凯蒂。”一个午后，蜜雪儿调笑说，我为此很长时

间不再理她。但那是真的,那之后的几个月,许多男孩在学校拉拢了他们的朋友,邀我出去。我既自信,又活泼大方,可我并没有非常认真,在网球场分享一些吻之后,我开始和史蒂芬约会,那时十四岁。妈妈和爸爸虽然严厉,但是他们没有必要为我烦恼忧虑。因为我们只是在路上拉拉手,或在迪士高夜总会“轻歌曼舞”而已。并没有任何其他出格的行为。

“你真的太美了。”有一天,史蒂芬告诉我,并送了我一个礼物。那是一个黄色的手机壳,那时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但像大部分初恋一样,我们的浪漫史不到一年就随风而逝。史蒂芬和我分手了。

我离开学校时十六岁,但我可不是那种忧郁闲荡的待业青年。我决定追随爸爸脚步的后尘,在贝辛斯托克城的学院,学习三年的美发和美容的课程。

这城市离家不太远,它意味着,我可以住在家和坐火车来回往返,或者开车也行,从我们的小村庄坐火车到贝辛斯托克城,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当我到达这城市,完全地被惊奇“湮没”了——这个大城镇明亮光鲜,完全像另外一个世界。我跃跃欲试,等不及要尝尝自由的滋味。我立刻到学院开始大专生活了,我们班上女孩都很可爱。有了以彼此作为模特的机会,我们尽情发挥,用种种怪人发式和奇装异服在天台上走秀。几星期之后,我们学会了从上蜡到新娘的化妆和按摩的每个细节,在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在学院,举办了专场表演秀。在幕后,我选择帮助做头发装束和时装式样,然后我上场表演哑剧,在一大群学生面前跳舞。我的表演相当惊悚,在观众之前,到处走动,穿着一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裙子,白色的衬衫配上男士领带,我感觉这像我小时候的

表演一样。全场上下为我们的努力热烈鼓掌,当我进入明亮的舞台,在强光中眯起眼睛,我瞥了一眼台下的妈妈和爸爸,他们正拼命鼓掌,“做得很好,亲爱的。”他们在对我说。

“谢谢。”我微笑,欣喜得满脸发红。几个星期的强化工作训练,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并开始写信给位于哈罗茨的美容部。

当你不断对生活提出要求时,你肯定会付出代价。只是你当时并不知道代价是什么。

爸爸开车和我一起去哈罗茨的美容部面试,令我吃惊的是,我拥有了工作。另外的一个世界在我面前一一展开——香槟、牡蛎、甜甜的烈酒和德拉梅尔牌面霜。

“在他们把头发弄完之前,他们有天鹅绒垫子给女人放置她们的珠宝。”

我回家对苏珊讲述道,我被刺激得喘不过气来,初尝高品位生活的味道,并痴痴地爱着它。

数个星期我云里雾里快活着,我的社交生活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和来自学院的朋友海蒂,在三流夜总会热舞之前,我们会花费功夫,彼此给对方做头发和化妆,我们从不缺少猛男们关注的目光。

“你应该当个模特。”同伴们告诉我,但是我从不重视这话。在“5分3秒夜总会”,我知道我太小和边缘化了,我爱美容这一行。我爱帮助其他的女人感受关于她们自己的美妙,而且喜欢见到她们高兴的脸庞,特别是当她们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美容后的那一刻。

第三年,我和另外一个朋友乔,搬进了在贝辛斯托克的一家公寓,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各种朋友都有,乔和我每次进城至少花费四小

时,我们买廉价的 H&M 罩袍,然后裁小,重新缝纫,改变样式,效法我们波西米亚式别致的风格偶像——妮可·雷切尔。我总在折腾我的头发,把一绺鬟发盘在头顶,或变更式样,或者剪短我的金发,近乎光头。

我和往常一样自信,但有一件事确实烦扰着我,胸部让我成了“太平公主”,简直就像烫衣板上的两粒纽扣,这一点都不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它们会有长进。我不得不努力地去挑选适合我的衣服,假日海滩上,我垂头丧气,不能穿上顶级的 A 罩杯的三点式泳装,这就像那帮热爱秀身材的人一样,这事真的令人感到懊恼。

“也许将来可以做一个丰胸手术。”我想,作为典型的凯蒂风格:每个问题都会有一个解决办法,你要做的事,仅仅是发现它,然后实现它。满是抱怨,会有什么用呢?在我取得美容治疗师的资格之后,开始在一家高档美容院工作,在贝辛斯托克施展美颜术。在伦敦进行一个短期突击训练后,对于自己的皮肤,我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毕竟,美容成了我的谋生之道。之后,我成了“巴西佬美容院”的会员,我花了很多钱去隆胸,让它们与我的身材更相称。整个过程只花了三小时,但却需要两个星期的恢复时间,最坏的事情是那期间我不得不割舍在我心爱的马尔波罗公园里消磨时光!

我没有告诉妈妈和爸爸,我猜想他们不会赞成任何整形手术,但是因为我总是穿着衬垫型胸罩,他们不会注意有什么不同。我做,只因为我喜欢这样。现在,我的灵魂在我的身体中又是完全的快乐又自信了。

在美容院工作很棒,为客人做面膜和修饰指甲我很开心,客户也很有趣,我们多半能变成了情趣相投的好朋友。我真的关心她们,倾听她们的问题,并作为一个美容师给予忠告。但几年后,我开始不甘于现状。